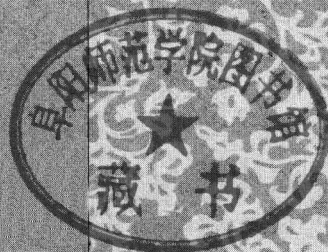


郑振铎
文学大纲(中)



第十四章 中世纪的中国诗人（下）

—

五七言的古律诗，经齐至唐的大盛时代，许多作者对之便有些厌倦了。在此种陈旧的诗式里，他们觉得很难完全表白出他们的情思而使之异常的动人，于是他们便开辟了另一条新路走，这条新路便是所谓“词”的一种新诗体了。这种新诗体，其导源远在萧衍（公元5世纪之后半至6世纪之前半）之时，衍的《江南弄》：“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曜彩垂轻阴。连手躡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论者已推之为“词”之先驱了。到了公元7世纪之后半，李景伯、沈佺期诸人作《回波乐》；相传大诗人李白亦作《桂殿秋》、《清平调》、《菩萨蛮》、《忆秦娥》诸新调，“词”之一体始渐渐的形成。如《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及《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俱为“绝妙好词”。如非白作，亦必为一很伟大的诗人所作。此后，此种新诗体时时有人试作。然所作究不多，且亦不甚重要，故未能即引起很大的影响。到了唐之末年，即公元9世纪之后

半，“词”始大行于世。至五代之时（10世纪），则它差不多要占夺了五七言古律诗的地域了。当时的重要诗人，除了罗隐、司空图、杜荀鹤诸老诗人外，其余的人，都甚致力于此种新诗体。在上者如李晔（唐昭宗）、李存勖（后唐庄宗）、王衍（蜀主）、孟昶（后蜀主）等亦善为词，至于南唐二主，李璟（嗣主）、李煜（后主），则直为两个伟大的词人，所作可冠于那时的一切诗人之上。前于他们的则有温庭筠；在他们治下的词人则有：韩偓、皇甫松、韦庄、牛峤、毛文锡、和凝、牛希济、薛昭蕴、顾夐、鹿虔扈、魏承班、李珣、欧阳炯、阎选、孙光宪、张泌、冯延巳等。他们大都不善于作五七言的旧体诗，有的简直连一首这类的旧体诗也不曾遗留到后世来。试以李煜为例：他的旧体诗《渡中江望石城泣下》：“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较之他的词《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暮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任何人都知道其间相差至远。这二首内的凄恻眷恋的情感原是一样的，然因《渡中江望石城泣下》穿了旧的诗衣，便觉得有什么动人处，《浪淘沙》用了新诗体，便觉得深情凄楚，感人至深，此正是他善于以新体诗而不善于以旧体诗来表达他的婉曲悲切的内情的一证。其余的诗人，至少有一部分是与他的情形相同的。

二

李晔（唐昭宗）生于公元867年，为唐懿宗第七子，以公元889年即皇帝位。是时，朱全忠势力方盛，晔虽为天下主，实则在全忠的旗影下度苟生偷活的生活而已。至公元904年，他遂为全忠所杀。他善作词，如《巫山一段云》：“蝶舞黎园雪，莺啼柳带烟。小池残日艳阳天，苕萝山又

山。青鸟不来愁绝，忍看鸳鸯双结。春风一等少年心，闲情恨不禁。”似为他未经忧难时所作；至如《菩萨蛮》：“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岳。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则为他度困苦生活时的作品。

李存勖（后唐庄宗）生于公元885年。其先本为西突厥人，唐懿宗时赐姓李氏。公元923年，起兵灭梁，即皇帝位。他精晓音律，与伶人昵游。在位4年，以公元926年，为他们所杀。他的词，如《如梦令》：“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之类，深情妮婉，使人浑不记得这是一个武人、一个人籍于中国不久的西突厥的武人所作的。

蜀主王衍及后蜀主孟昶，自作之词不多。然当时中原大乱，文士不渡江而往依南唐，即西至蜀而归于王氏及继其后的孟氏。所以当时西蜀的文学，称为极盛。

南唐嗣主李璟，字伯玉，生于公元916年，而以公元961年卒。他的词传于今者仅三首，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及“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摊破浣溪沙》二首中语）诸句，甚为后人所称，自足为当时词人之一领袖。

南唐后主李煜，字重光，璟之子，生于公元936年。他的天才较其父为尤高；善属文，工书画，妙于音律。尝著《杂说》100篇，时人以为可继曹丕之《典论》，又有集10卷，今皆不传。传于今者仅诗词五十余首。然仅此数十首之诗词，已足使他成为一个不朽的大诗人。宋兴师灭南唐，煜降于他们，被迁住于宋都，终日愁苦，以眼泪洗面。宋太宗甚忌之，公元977年，他遂为其所杀。他的词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江南的欢乐繁华的生活中的作品，第二部分是降宋后的悲苦寂寞的生活中的作品。第一部分的作品可用他的《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

奏”为代表，这是他的“慢脸笑盈盈，相看无限情”，“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蹋马蹄清夜月”的时代的出品，这是他黄金时代的生活的反映；然他的天才此时尚未臻于成熟。词的内里尚未具甚深挚的情绪。直到了他的生活的第二期，即囚禁的悲苦时代，其作品才如曜于秋光中的苹果林，静躺在夕阳中的黄金色的熟稻田一般，无人不惊诧其美丽与其丰实的内容。我们试读他的《忆江南》：“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捣练子》：“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以及《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等等，殆无一首不使人凄然而表深切的同情于他的。无疑的，当时的最大诗人之号，舍他外实无人足以当之。

前于李晔而在公元9世纪的前半出现的大诗人有温庭筠。温庭筠，本名岐，字飞卿，太原人，与李义山齐名，时称“温李”，上面一章已经讲起过他。这里专叙他的词。他的词才思艳丽，韵格清拔，且所作甚多，可算为最初的一个大“词”家。如《忆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及《菩萨蛮》：“小山重垒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之类，可为他的代表作。大抵他的此种作品皆词意婉靡而别有一种特殊的情调，所叙的皆不过是儿女的柔情与离愁别绪之类，自然不如李煜之伟大，然他对于后来一般作词者的影响却极大。又有韩偓，略后于温庭筠，尝左右李晔，甚得其信任，卒被朱存忠所忌而出官于闽。他的词的情调，亦甚类于庭筠。又有皇甫松，约与偓同时，亦甚有词名。

入五代时，即公元10世纪之开始时，向为诗人的集中地的中原，因变乱的频频，而其诗坛顿现冷落之状。老诗人罗隐等，俱四散避地于兵戈未及之区。新体诗的大作家韦庄及牛峤因亦迁居于蜀，开蜀中诗坛的隆盛

的先声。韦庄字端己，杜陵人，以公元894年（即唐昭宗乾宁元年）得进士。授校书郎，转补阙。李询为两川宣谕和协使，辟他做判官。他以中原兵乱相寻。遂依王建，建辟为掌书记。后建立国，以他为平章事。但他亦未尝无故乡之思念，在他的《菩萨蛮》之一：“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里可见之。他的词，好的很多；《女冠子》二首：“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牢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其一）“昨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其二）明白如话，而蕴情至深，是词坛里不易得见的好作品。

牛峤字松卿，一字延峰，陇西人。以公元878年（即唐懿宗乾符五年）第进士，历官尚书郎。王建镇蜀，以他为判官。及建立国，峤为给事中。他的词也不脱当时一切词家的喜用婉靡的情意与艳丽的词句的习惯，惟《定西番》一词：“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乡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亦残。画角数声呜咽，雪漫漫”，其情调为特异。

当时留居于中原的诗人，自不能说没有，然实无甚著名者。甚善于作新体的“词”者，不过和凝一人而已。和凝字成绩，郢州须昌人，生于公元898年，以公元955年卒。后唐天成中为翰林学士，知贡举。入晋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入汉拜太子太傅，封鲁国公。周初，仍为太子太傅。他所作诗文甚富，有集100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赠于人。文集之自印行，似以凝为第一个人。他的词亦甚艳丽，如《薄命女》：“天欲晓，宫漏穿花声缭绕。窗里星光少。冷露寒侵帐额，残月光沉树杪。梦断锦帟空悄悄，强起愁眉小。”可为一例。

蜀中文学此时极盛，词家尤多。中原诗坛，好像已搬迁到那边去。当时词家之著者有毛文锡、牛希济、薛昭蕴、顾夔、鹿虔扈、魏承班、尹

鶚、毛熙震、李珣、欧阳炯、阎选等。毛文锡，字平珪，事蜀为翰林学士，后历文思殿大学士，司徒。他的词可以《醉花间》：“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春水满塘生，鷓鴣还相趁。昨夜雨霏霏，临明寒一阵。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及《纱窗恨》：“新春燕子还来至，一只飞。叠巢泥湿，时时坠流人衣。后园里看百花发，香风拂绣户金扉，月照纱窗恨依依”为代表。牛希济为峽兄子，仕蜀为御史中丞，降于后唐。为雍州节度副使。他的词可以《生查子》：“春山烟欲收，天澹星稀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为代表。薛昭蕴为蜀侍郎；顾夔初为蜀茂州刺史，后官至太尉；鹿虔扈为蜀永泰军节度使，加太保；魏承班为蜀太尉；尹鹗为蜀参卿；毛熙震为蜀秘书监；李珣字德润，梓州人，有《琼瑶集》；欧阳炯，盖州华阳人，为蜀门下侍郎平章事；阎选为后蜀时之处士。他们都是可归在一派之内的，他们的词意都是靡丽而婉微的。写天然景色的美妙如画，是他们的特长；他们的短处则在情调太相同了，不易使人分别出某个作家的个性来。如“恨身翻不作车尘，万里得随君，”（欧阳炯的《巫山一段云》）如“秋雨连绵声，散败荷丛里。那堪深夜听，酒初醒，”（李珣的《酒泉子》）如“弱柳万条垂翠带，残红满地碎香钿，蕙风飘荡散轻烟，”（毛熙震的《浣溪纱》）如“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鹿虔扈的《临江仙》）这一类的文句，俱能细腻的婉曲的表达出自己的深挚的情绪，描出无人曾画描过的景色，自是他们的不朽之一点。

又有孙光宪，亦可附于这一派；他字孟文，陵州人，为荆南高从海书记，历检校秘书兼御史大夫。他的词甚有名于当时，可以《渔歌子》之“泛流萤，明又灭，夜凉水冷东湾阔。风浩浩，笛寥寥，万顷金波重叠”数句为代表。

南唐文章之盛，在当时亦不下于西蜀。二主词华照耀，如旭日之丽天，当时无可与匹敌者。其臣下更有张泌、冯延巳等，亦为词坛之杰出的

将星。张泌（一作泌）字子澄，淮南人，仕南唐为句容县尉，后官至内史舍人。他的词亦为情思靡丽而描写婉腻之作；如《南歌子》：“柳色遮楼暗，桐花落砌香。画堂开处远风凉，高卷水精帘额衬斜阳，”及《江城子》：“浣花溪上见卿卿，脸波秋水明，黛眉轻。绿云高绾，金簇小蜻蜓。好事问他来得么？和笑道，莫多情。”可以为例。

这时有赵崇祚者，尝选自温庭筠以下至张泌诸人之作，为《花间集》10卷。这一派婉腻靡丽的新体诗作家的重要作品大抵已总集于这部书里了。所以我们或可称他们为“花间派”。惟冯延巳之作，亦近于此派，乃不见收于赵崇祚，不知何故。

冯延巳一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人，初在南唐为翰林学士，后进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有《阳春集》一卷。他的词以《谒金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芳径里，手授红杏蕊。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堕。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一首最为人所称，然如《蝶恋花》之数句：“窗外寒鸡天欲曙，香印成灰，坐起浑无绪。庭际高梧凝宿雾，卷帘双鹊惊飞去”，及《忆江南》：“去岁迎春楼上月，正是西窗夜凉时节，玉人贪睡堕钗云，粉消妆薄见天真。人非风月长依旧。破镜尘筝，一梦经年瘦。今宵帘幕颭花阴，空余枕泪独伤心”等，亦为不弱于《谒金门》之作。

三

赵匡胤夺了周祚（公元960年），次第削平诸国，中国复成了统一的局面。此后各方文士便复集中于京师。新体诗的作者益多。自大臣至武士，无不能为词；公私席会的乐歌是词，优妓所学的歌唱亦是词；历三四世纪而不衰；其盛况甚类于前数世纪的五七言诗。老词人人此时代者，有欧阳炯诸人。但此时代中的重要诗人，乃后数十年始有出现。最初出现者

为晏殊。殊字同叔，临川人，生于公元991年，卒于公元1055年。康定间（公元1040年）拜集贤殿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卒谥元献，有《珠玉词》一卷。晁无咎言：“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刘贡父谓殊尤喜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大抵此最初的宋代大词人，自不免多少受有些前代的影响，也许如刘贡父所说，他所受影响以冯延巳为最深。然他的词与延巳的，其色彩及情调却俱不相同。如他的《清平乐》：“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延巳词决无此闲易。与他略同时的词家，重要的有范仲淹及宋祁二人。范仲淹字希文，吴县人，生于公元989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以公元1052年卒。他的词不多，然如《御街行》：“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澹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等，深情婉曲，可谓为不朽的名作。宋祁字子京，安州安陆人，生于公元998年，卒于公元1062年，官翰林学士承旨。他的《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绡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盛传当时，他因此被大词人张先称为“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略后于晏殊，有大作家欧阳修、柳永、张先相继而出。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生于公元1007年，卒于公元1072年。官枢密副使，参政知事，后以太子少师致仕，有《六一词》。他在当时，以提倡古文得大名。然他虽在古文里所现出的严肃的孔教徒的护道的脸孔，而在他的词中，却完全把他的潜在的热烈的诗人真面目现出了。有的人常把他的许多极好的作品，杂入《花间集》或冯延巳的《阳春集》中，以为非他所作，使他完成他的严肃冷酷的护道者的面目，然此种手段殊无谓。在许多公认为他的作品的《六一词》中，他的天真的诗人的一副面目仍是完全的显现

出。如《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如《踏莎行》：“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如《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词或入《阳春集》，李清照称是《六一词》）；如《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无一首不表现一个浪漫的善感的诗人的欧阳修来。谁还记得他是一个以护道自命的大古文家！

张先字子野，吴兴人，生于公元990年，为都官郎中，有《安陆词》。他享寿甚长，至公元1078年始卒。他的词甚有声于当时。宋祁尝往见之，一将命者道：“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盖因他的《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午睡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悠悠空记省。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镜。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中有此数语。

柳永在当时，词名较欧阳修及张先尤盛。时人尝谓：“有井水饮处不知歌柳词者。”其流传之广远，大约可与唐之元白的诗相类了。柳词之所以能有此广大范围的读者歌者，完全在他的词脱下了花间派的衣衫，而自创一格，能勇于运用白话与浅显的文字。这一点是他的最大特色。他初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人。以公元1034年（即景祐元年）第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有《乐章集》3卷。他之又一特色，在于善作长词，在他之前，词家大都善于小令（短），而不善于慢词（长），自他起来后，慢词才大行于时。如他的《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

会幽欢，变作别离情绪！况值阑珊春色暮，对满目乱花狂絮，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初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及《鹤冲天》：“闲窗漏永月冷，霜华堕悄悄下，帘幕残灯火。再三往事，离魂乱，愁肠锁，无语沉吟坐。好天好景，未省展眉则个。从前早是多成破，何况经岁月相抛掷。假使重相见，还得似当初么？悔恨无计，那迢迢良夜，自家只恁摧挫。”俱能婉曲的在长的词句里，细细的表达出一种深挚的情绪，且用了“恁地”、“则个”、“也”、“么”诸口话入词，使它更易为时人所领悟。他的词流行的广远，岂是偶然的！典雅派、正统派的批评家虽常在讥诮他，然而所谓正统派的词人那一个可比得上他的伟大！

与他们同时的作家有晏几道、王安石。晏几道为殊的幼子，字叔原，曾监颖昌许田镇，有《小山词》，黄庭坚尝评之道：“叔原乐府，寓以诗人句法，精壮顿挫，能动摇人心。”他的《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可为他的一个代表作。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人，生于公元1021年。神宗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舒国公，加司空。以变法图强，受守旧者最强烈的攻击与讥诮。以公元1086年卒，有词一卷。他的词可以《清平乐》：“云垂平野，掩映竹篱茅舍，阒寂幽居实潇洒，是处绿娇红冶。丈夫运用堂堂，且莫五角六张。若有一卮芳酒，逍遥自在无妨”为代表。

略后于他们的作家有大天才的苏轼。轼以散文，以旧体诗著盛名于当代，而他的词也有大影响于同时代人。轼字子瞻，眉山人，生于公元1036年。初官翰林学士，绍圣初（公元1094年），安置惠州，徙昌化，以公元1101年卒于常州。轼的词，人谓多不谐音律；晁无咎则谓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陆游谓：“东坡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陈师道谓轼乃“以诗为词”，然如他的《赤壁怀古》（《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孙吴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掠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是，笑我生华发。人间如寄，一尊还酹江月”^①，以及“荷篋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醉翁操》）诸句，乃直似在做论文。这可算是引古文以入词，与柳永之引口语入词，正成一绝妙的对照。此种粗豪恣放之作，后来辛弃疾的一派受其影响至深。《吹剑续录》曾记一段笑话。“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比柳耆卿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按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此未免嘲诮过甚。实在他的词亦不尽为“大江东去”之类，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限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冷”之类，其描写亦甚细腻婉曲。

论者归之于苏轼门下的词人，有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及程垓等，而以秦七（观）黄九（庭坚）为最著。《词苑丛话》言：“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实则不仅秦观受柳永影响，即黄庭坚亦受有他的影响；不过观所受的柳永影响乃在所谓“销魂当此际”的一方面，庭坚的则在于引用口话的一方面。庭坚字鲁直，分宁人，生于公元1045年，为起居舍人，以公元1105年卒，有《山谷词》。如他的《沁园春》：“把我身心，为伊烦恼，算天便知。恨一回相见，百方做计，未能偃倚，早觅东西。镜里拈

^① 郑公所用引文与今流行本多有不同，现均从郑公原文。

花，水中捉月，觑著无由得近伊。添憔悴，镇花销翠减玉瘦香肌。奴儿又有行期。你去即无妨，我共谁向眼前。常见心犹未足，怎生禁得真个分离。地角天涯，我随君去，掘井为盟无改移。君须是做些儿相度，莫待临时”，直较柳永为尤近于白话而大类元人的曲子。但庭坚之词，亦有甚琢饰典雅者，不尽为此种。秦观字少游，高游人，生于公元1049年。以苏轼荐，除太学博士，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后遭党禁被流放，以公元1100年卒，有《淮海词》。他的词，在当时为最正则的，所以称许者极多，得名过于轼及庭坚。晁无咎言：“近来作者皆不及少游。”蔡伯世言：“子瞻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惟少游而已。”试引其词数首为证：“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寝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忆仙姿》）“山抹微云，天黏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染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满庭芳》）此种秀雅之词自较“大江东去”及“假使重相见，远得似当初么”为更易得文士们的欢迎了。晁补之及张耒诸人，词名皆不及秦、黄之著。补之字无咎，钜野人，为著作郎，亦坐党禁被流放。陈质斋谓其词佳者固未逊于秦七黄九。张耒字文潜，淮阴人，以直龙图阁知润州。晚年主管崇福宫。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彭城人，为秘书省正字。程垓字正伯，眉山人，为轼之中表兄弟，有《书舟雅词》。垓的词，如《酷相思》：“月挂霜林寒欲堕，正门外催人起。奈离别如今真个是！欲住也留无计，欲去也来无计。马上离魂衣上泪，各自个供憔悴。问江路梅花开也未？春到也须频寄，人别也须频寄”之类，是显然受有柳永之影响的。大抵所谓“苏门”的这几个人，在词的这一方面，实际并没有受到苏轼的什么影响，所以归之于“苏门”，原是委屈了他们；倒是柳永的影响，在他们之中颇可显著的看出。苏轼的影响是直到后数十年才在辛

弃疾、刘克庄诸人里发现出来的，他们才可算是真的“苏派”。

略后于苏轼的著名词人，有毛滂、周邦彦、贺铸。毛滂字泽民，江山人，为杭州法曹。尝作《惜分飞》一词，赠妓琼芳：“泪湿阑干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觑。断雨残云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苏轼见而赏之，因此得名。后来他知武康县，又知秀州，有《东堂词》。贺铸字方回，卫州人，生于公元1063年，卒于公元1120年。元祐中通判泗州，后退居吴下，自号庆湖遗老，有《东山寓声乐府》。张耒谓：“方回乐府妙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搅嫫施之祛，幽索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当时颇传唱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台花谢，琐窗朱户，惟有春知处。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此词最后一句，“梅子黄时雨”极为时人所赞赏，故或叫他为“贺梅子”。

周邦彦对于后来的影响，较贺铸、毛滂为大。这因为他懂得音律之故。他字美成，钱塘人，历官秘书监，进徽阁侍制，提举大晟府，后徙处州卒，有《清真集》。他善于作慢词，有的时候，辞句很典雅，有的时候也杂入些口语。刘潜夫谓：“美成颇偷古句”；陈质斋也说，“美成词多用唐人诗语，隳括入律，”实则此种的剽窃“成语”“旧意”，本为大多数词人的通病，固不仅他一人如此。现在举《六丑》（《蔷薇》谢后作）一词以见他的作风的一斑：“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为问家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多情更谁追惜，但蜂媒蝶使，时叩窗榻。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静绕珍丛，底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鸿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

四

公元 1126 年，北方的金人，起兵侵入宋境，攻陷汴京，擒了宋徽宗、钦宗二帝北去。此后中国内部扰乱了好几年。宋室终于不能再在北方立足，便迁都于临安，即所谓“南渡”。中国又成了如 5 世纪时南北朝分立的局面，直到 13 世纪的后半，才再得统一。这事影响于文学很大；一方因异族之人主中国中部，破坏旧的典雅文学，而产生了新的口语文学，造成将来戏剧、小说的创作；同时因这个大变动，文人的情绪极受激刺，引起不少作家的爱国的热情；大部分的作品，便弃去了向来靡丽婉约的作风，而向壮烈、慷慨激昂的路走去。第一个大诗人，应这个呼声而起的，便是辛弃疾。

辛弃疾字幼安，历城人，初在刘豫处，后南来投宋，为浙东安抚使，加龙图阁待制，进枢密都承旨。他出入兵间，甚有才略；他的词也慷慨豪恣，如他的为人。如《永遇乐》（京口北固寺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意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灯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及《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可为一例。他的作风甚似苏轼，大概所受于轼的影响是很深的。

继弃疾的这种作风的有陆游、刘克庄及刘过诸人。陆游字务观，山阴人，生于公元 1125 年。少年时具热烈的爱国心，甚思有所作为。后至蜀为范成大参议，自号放翁，最后为宝章阁待制，以公元 1210 年卒。在他的词里，我们也可看出他的悲壮的气概，如《夜游宫》：“雪晚清笳乱起，

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桃园忆故人》：“中原当日，山川震，关辅回头煨烬。泪尽两河征镇，日望中兴运。秋风霜满青青鬓，老却新丰英俊。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及《谢池春》：“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可以为例。在他的五七言诗里，我们更可常常的看出他的这种壮烈的情绪。刘克庄字潜夫，莆田人，官龙图阁直学士，有《后村词》。他的作风与辛陆甚相似，于《玉楼春》（呈林节推）“年年跃马长安市，客里似家家如寄。青钱唤酒日无何，红烛呼卢宵不寐。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洒水西桥畔泪”一词可见之。刘过字改之，襄阳人，一云太和人，有《龙洲词》。他曾客于辛弃疾处，故作风也甚相似，读他的《清平乐》：“新来塞北，传到真消息，赤地居民无一粒，更五单于争立。维师尚父鹰扬熊罴，百万堂堂；看取黄金假钺，归来异姓真王”可见。经过宋南渡的大变动的，尚有一个伟大的女流作家李清照。她字易安，是格非之女，嫁给赵明诚，有《漱玉集》。但她虽经这个大变动，在她的词里却不甚可见什么痕迹。她的作品并不多，然几无一首不好的。她不善作五七言诗，所专致力的乃是词。如《壶中天慢》：“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如《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如《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